

泥土与二维码 (外一篇)

□余乔梅



能带来转机。是改还是守?”在韩二脑海里不停地打转着。

“二叔,您也来听课?”小林眼睛一亮,热情地打招呼。“是的。”韩二回过那些含糊地地应了一声。

培训室里坐满了人。投影仪播放着火龙果种植基地的视频:滴灌系统精准浇水、智能温控大棚调节湿度、直播带货现场热火朝天。韩二坐在角落,看着屏幕上叶片肥厚的火龙果植株,听着专家讲解“有机肥料配比”“病虫害绿色防治”。当大屏幕上出现雷州半岛的土壤分析数据时,他不知不觉地往前倾了倾身子。数据里的“偏酸性沙质土”让他想起阿强说过的火龙果种植条件……

培训结束后,阿强马不停蹄地张罗起来。他与村里几个年轻人组成一个团队,在村口榕树下支起简易直播台,打算帮助村民直播带货。大伙一伙对接快递公司,一边找人搭建仓库。阿强还每周抽出两天跑去市里,跟专家学习火龙果的嫁接种植技术。

韩二虽没声张,却默默把自家最肥的五亩地拿出来,直到阿强带着嫁接好的火龙果苗回来才开口说:“我那五亩地在东边向阳,就种那吧!”

春去秋来,韩二的火龙果藤蔓顺着支架疯长。他每日天不亮就起床,照着培训时学的,用手机查看土壤湿度数据,给植株修枝。首批火红的果实压弯枝头时,阿强的直播间里挤满了下单的网友。韩二站在镜头前,粗糙的手掌托着沉甸甸的火龙果,屏幕笑道:“这可是咱雷州半岛的‘红宝石’!”

阿强的团队直播越做越好。越来越多的网友通过网络知道了雷州半岛的农产品,订单不断飞来。老韩看着仓库里堆积如山的货物,感慨万千,他终于明白,传统

与现代并非对立,而是可以相互融合,共同创造更好的未来。

如今漫步雷州半岛,目之所及早已不是单一的农耕图景。无人机在空中监测作物生长,旋耕机在田野里高效作业,阿强的直播平台更让这片土地与外界紧紧相连。泥土与二维码,这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事物,那是传统与现代在这片土地上交织出一幅崭新的画卷,描绘着乡村振兴的美好蓝图!

芒种·铁盒子

芒种前三天,日头刚爬过东边的山峦,老周头扛着锄头,拿着镰刀,沿着田埂慢慢悠悠走着,露水打湿的裤脚沾满泥浆,忽然,他瞧见田埂上多了四个铁盒子。

这铁盒子四方方,周身泛着银灰,上头竖着根细长的天线,像个警惕的哨兵。老周头很好奇,用镰刀柄轻轻敲了敲。“滴滴!”铁盒子突然叫了两声,吓得他身子一哆嗦,差点跌进水田里,田埂边的蛤蟆也受到了惊吓“扑通扑通”跳进水里。正巧,村支书哼着小曲路过,笑着解释说:“周伯,这是农业监测仪,能精准测量土壤墒情,可比咱瞎琢磨准多了!”老周头半信半疑蹲下来歪着头朝铁盒子左瞄右瞄。

“周伯,这仪器可神了!”技术员小吴举着平板电脑,脚步轻快地跑过来,屏幕上的数据像跳舞似的闪烁,“系统预测,今晚有暴雨,得赶紧放水。”

老周头望着刚插下的秧苗,水面上漂着几片稻壳,像泡烂的指甲盖。他的思绪飘回小时候,父亲站在田埂上,手指着天空教他看云识天气:“芒种火烧天,夏至雨绵绵”“芒

种雨,粒粒米”。可如今,这个巴掌大的铁盒子,竟比祖辈传下来的口诀还灵验?

傍晚收工,夕阳把大地染成了橙红色。老周头路过村口大榕树,只见一群后生围在树下。阿强架着手机直播卖荔枝,手机支架上绑着补光灯,荔枝被照得红得透亮,像一颗颗精心打磨的红宝石。“老铁们,看看咱们这桂味荔枝,皮薄肉厚……”老周头蹲在石凳上,吃着自家树上摘的荔枝,果肉贴着核,酸得他直咧嘴。今年立春晚,倒春寒,荔枝晚熟至少半个月,手机那头的“老铁”们哪能知道这些。

半夜,暴雨如期而至,豆大的雨点砸在屋顶上,像密集的鼓点。老周头打着手电筒,深一脚浅一脚地往田里跑。远远望去,铁盒子在雨幕里闪着绿光,像一只倔强的萤火虫。他忽然想起儿子教他用的微信群,赶忙掏出手机,在“周家村智慧农业群”里发了条语音:“三号田排水口堵了!谁家后生能帮忙看看?”消息刚发出去,三个“收到”瞬间跳了出来。老周头眯着眼睛细数了数,发消息的分别是卖荔枝的阿强,开农家乐的小芳,还有那个整天戴着耳机的技术员小吴。他们的头像右下角,都带着同样的金色麦穗标志,那是镇里颁发的新农人证书。

雨越下越大,老周头急忙回到家里,从床底摸出那本泛黄的老黄历,借着微弱的手电筒光,找到明天的日子:“戊申日,宜栽种”。他忽然笑了,把黄历轻轻盖在正在充电的手机上。窗外,铁盒子的绿光和祠堂的红灯笼,在风雨中一明一暗地闪烁,仿佛在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

天蒙蒙亮时,雨停了。老周头扛着锄头下田,看见小吴带着几个后生正忙着通水沟。年轻人的胶鞋踩在泥里,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,从铁盒子延伸到排水口。

祠堂的大喇叭突然响起:“新农人学员注意,今天九点来领智能设备……”几只麻雀被惊飞,落在晒谷场的大屏幕上。屏幕里,二十四节气动画正播放着,谷雨的小人儿给芒种的小人儿递锄头,锄头蓝汪汪的,恰似铁盒子的光。

阿强骑着电动车风驰电掣般驶过去,车后座绑着泡沫箱。老周头瞥见里面装着几枝荔枝,青红相间,没了美颜的修饰,倒多了几分真实。“周伯!”阿强扔过来一个塑料袋,“您家荔枝我挂网店了,城里人就爱带叶子的!”

晌午,烈日高悬,像个大火球炙烤着大地。老周头蹲在祠堂屋檐下乘凉,几个老汉围坐在一起,用智能手机查黄历,粗糙的手指在屏幕上划动,如同在摸算命的龟甲。突然,有人喊道:“快看!夏至后面多了个‘数据校准日!’”大伙哄堂大笑。

傍晚巡田时,老周头发现儿子在田角装了摄像头。摄像头转过来对着他,红灯一闪一闪。他下意识挺直腰板,就像当年拍第一张身份证照片。正要离开,摄像头里传来孙女清脆的声音:“爷爷!等稻子黄了要开美颜哦!”

月亮爬上树梢,老周头摸出儿子给他新买的智能手机。屏幕光照亮他手心的老茧,皱褶里还嵌着去年收稻时留下的谷壳。他点开种田游戏,高清像素画的小麦苗“噌噌”生长,而身后真正的稻穗在夜风里沙沙作响,仿佛在低吟一首古老的丰收谣,又像是在诉说着这片土地崭新的故事。

雷州市客路镇采风吟(三首)

□谢明强

坡正湾观鹭

乘兴登临赏鹭楼,风光似画醉清秋。欣看白羽林间舞,肃听珍禽枝上啾。会意回眸娇滴滴,凌云展翅乐悠悠。和谐生态同祈福,鹭鸟天堂必永留。

赞乐田农业

入股公司凭土地,精诚合作共双赢。产销实现智能化,规划推行一体型。万亩良田铺锦绣,十年伟业立鸿名。坚持引领农民富,助力乡村大振兴。

客路镇采风

正值秋高客路行,振兴赢得果芳馨。乐田公社欣圆梦,许产仔村新启程。改造良田夸本立,传承窑艺赞阿明。文明生态数时社,坡正湾闻鹭鸟鸣。注:①本立,指本立村,旱地改造成良田千亩。②乐田公社,即湛江市乐田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。③阿明,指雷州窑陶瓷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李小明。

诗五首

□麦剑挺

故园秋色

家山远眺半城秋,枫叶飘红入醉眸。每载斑斓星斗换,指缝沙漏岁如流。

写给燕子

燕去巢空近别亲,莫名惆怅念芳邻。山重水复追新梦,何日回家探故人。

秋夜拾趣

雨后初秋蛙鸣鸣,风扬稻浪卷涛声。空暗夜鹤啼啼过,四野人稀月渐明。

中元节返乡

咕咕杜宇绕初秋,回荡山冈忆故愁。谁用心量乡梓路,行囊拾满溢村头。

访旧县城

瞻仰千年旧县衙,骚人寻梦觅隋家。遗风古巷沧桑载,一捧捐回故里沙。注:旧县城,曾是隋、唐时期遂溪县署旧址。

兴家叔

□戴七

在父辈之中,兴家叔始终是我最为敬重、感念的长者。他有知识有文化,是当年的大队干部,后因才干突出,被优先招工分配到雷州林业局田头林队,成为那个年代令人羡慕的“公家人”。他勤恳本分,学识过人,不久便担任了林队会计。兴家叔更富艺术天赋,一把二胡拉得婉转悠扬,如泣如诉,曾在雷林系统的比赛中获得亚军。

兴家叔和婶婶有三子一女,个个品貌出众。更令人感佩的是,当家逢变故的亲侄子沦为孤儿时,兴家叔毫不犹豫地将其收养,带至林场参加劳动。这些旧事多是母亲生前讲述。而我对兴家叔的深刻记忆,始于五岁那年。当时家父英年早逝,下葬第三日,兴家叔得知噩耗,当即从百里之外的林队骑车疾驰而归。风尘仆仆的身影一入门,便跪倒在父亲灵位前,叩首不止,悲声痛哭,闻者无不动容。其言论及亲疏,兴家叔与家父已相隔数代,与其说是血脉至亲,不如说是惺惺相惜的莫逆之交。

自那以后,每次回乡探亲,兴家叔总会备上两份心意:一份给他的至亲,一份专程送我家。每逢假期,我与两位年幼的兄长便常到林队小住,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中最温暖饱足的时光。

田头林队规模不大,百来号人却自成天地。他们利用湍急河水自建水电站,保障全队用水用电,还不时放映电影,生活颇有现代气息。而兴家叔亲手烹制的酱油蒜头炒腊肉,至今仍是我记忆中难以忘怀的美味。

兴家叔退休后,回到村里安度晚年,并主动将居住数十年的林队公房退还单位。他说:“还有职工没分到房,空着实在是浪费。”归隐田园的兴家叔积极投身新农村建设,村中公益捐款他从未缺席,为我们在外闯荡的晚辈树立了榜样。

患难见真情。数十年来我们两家往来不绝,他的三个儿子与我们兄弟情同手足,彼此扶持,守望相助。他定居无锡的幼子每年寄来大闸蟹与蜜蜂糕,我们则向乡土物产回赠。父辈义薄云天、肝胆相照的深厚情谊,是我们这一代珍视的精神财富,必将代代相传。

兴家叔中秋佳节那天与世长辞,享年95岁。纵观他的一生,我为他写了一对挽联:克己奉公,操劳不计春秋永;乐善好施,德泽长留天地宽。

放眼千亩生态公园

□吴新龙

家乡东海岛将建千亩生态公园,这一构想源于东简镇两个独具韵味的水库。其中一个名为官节寮水库,又名东湖;另一个极角水库,也叫西湖。两湖宛如血脉相通连体亲姐妹,在数十年悠悠岁月里,默默地灌溉着万顷农田,滋养着这片土地。

俗话说: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”两湖见证了村庄的兴衰变迁,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希望与梦想。如今,东简镇已然成为了工业园区建设的热土,而千亩生态公园的规划,更是让这片土地成为了一块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。

今日回乡,放眼千亩生态公园,微波荡漾的官节寮水库,与波光潋滟的极角水库交相辉映,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卷。两湖恰似两颗璀璨的明珠,镶嵌在蝶变的青南村委会的腹地,熠熠生辉。

这两个水库,不仅有着美丽的风景,更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。它们不仅见证了时代的变迁,还承载着人们的回忆与梦想。在千亩生态公园的建设中,它们必将焕发出更加迷人的光彩,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生态瑰宝。

东湖之上,那一座戴着红瓦帽子的观景亭,矗立在离涵闸不远处水面桥墩上。它宛如一位沉默的守护者,静静地见证着水库的变迁。它像那组带般的十几米长钢混小桥梁相连,又连接着坚不可摧的护坡大堤坝,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

站在堤坝高处,凭栏观赏水库的美景,心中满是惬意与宁静。忽然,几只白鹭从湖面上飞向西边,它们洁白的身体在蓝天碧水间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,宛如灵动的舞者。

在阳光倾洒的晴空之下,西湖宛如一块碧绿无瑕的超大翡翠,静静地映照蓝天白云,将天地间的纯净与美好尽收其中。几只燕子轻盈地掠过水平如镜的湖面,好似是在与湖水嬉戏;紧接着,几只被惊扰的水鸭匆匆向远处游走,它们打破了湖面片刻的宁静,只留下了几道浅浅的水痕,仿佛是时光留下的温柔印记。

如今,整个湖面干净而澄澈,再也寻不见一只家养鸭的踪影。水库堤坝的周边护坡上绿树成荫,像是大自然为水库披上的一件翠绿衣裳。微风拂过,树叶“沙沙”作响,仿佛在诉说着水库的故事。“维护水库生态环境,村民们功不可没。”青南村委书记吴富增站在

堤坝高处,望着这片湖光山色,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。是啊,美丽乡村的建设离不开每一位村民的积极参与,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生态环境的呵护,让乡村振兴与生态理念如同种子一般,在每个村民的心田生根发芽,开花结果。

西湖涵闸口对面,约80米处有一座桥,名为“情人桥”。这座桥被绿树紧紧簇拥着,宛如一条绿色的长龙蜿蜒在大地之上,整座桥长约一公里。前几年,在清朗夜空的桥灯映照下,情人桥宛如一个热闹的集市。有人摆摊兜售卖衣服玩具,五彩斑斓的商品在灯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芒;有人叫卖着零食水果,空气中弥漫着香甜的气息;还有人经营着糖水饮料摊,那丝丝缕缕的甜香味,引得过往行人忍不住驻足品尝。更有摆摊烧烤的,烟雾缭绕中,肉香四溢;也有唱歌跳舞的,欢快的节奏和舞动的身影,为这座桥增添了无限活力;还有交友看热闹的人们,人们脸上洋溢着笑容,整个桥面人头攒动,热闹非凡。夜晚,桥上灯火辉煌,人群熙熙攘攘,各种叫卖声、欢笑声交织在一起,仿佛是一幅现代版活生生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啊!东湖——那清静似镜的官节寮水库,你宛如一位忠诚的守护者,承诺着青南三个自然村民生的期望。在你的怀抱中,流淌着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;你收藏着我年轻时创业的故事,那些奋斗的汗水和成功的喜悦,都深深地印刻在你的波光粼粼之中。

啊!西湖——那澄碧如玉的极角水库,你就是一位坚强的捍卫者,肩负着青南十三个自然村振兴的重任。你用甘甜的湖水,滋润着这片土地,孕育着村民们的希望;你珍藏着我小时候玩耍的快乐,那些在水中嬉戏、在岸边追逐的纯真时光,是我心中最珍贵的宝藏。

啊!双湖——青南那美丽迷人的两个水库,你们几十年如一日,默默地灌溉着堤坝下的万顷良田,让这片土地充满了生机与活力;你们守望青南每个村庄民众每一代人的家园,见证着岁月的变迁和人们的成长。千亩生态公园,就像粤西璀璨耀眼的明珠,镶嵌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。你展现了新时期最优美动人的独特风采,那青山绿水,那鸟语花香,无不让人陶醉;你敞开着博大的胸怀,迎接远方的客人。

渔港灯影

□肖景文

渔港的风,总带着咸涩的海味,也驮着一代代人的灯火记忆。那些悬在时光里的灯影,从昏黄到明亮,把祖祖辈辈的日子,晕染得既有烟火气,又藏着岁月的温度。

祖父总说,他们小时候,山里的清油灯是夜的眼睛。那会儿能有盏铸铁油灯的,都是镇上的体面人家——铁盘托着铁柱,顶着小铁碗盛着清油,棉花捻子探出头,火苗像个怯生生的小丫头,只敢照亮跟前一小块地方。更小人家用的是“鼓儿灯”,陶釉做的,像个圆鼓鼓的小苹果,凹面中间钻个孔,穿了捻子添了油,就能把黑黢黢的屋子映出点暖光。祖父说,这些灯大多是从香港沿水路运过来的,在交通闭塞的年代,就算有这样的灯,也不是家家都能有。穷人家只好用破碗当灯盏,把半块碗搁在窑帮的红柳木板上,油烟把窑壁熏得发黑,那痕迹,如今在废弃的旧庄院里还能寻见。更难的时候,没有清油,就把磨细的油料面捏在高粱秸秆上,点着了叫“黑油棒子”,火苗忽明忽暗,风一吹就晃,却也撑着人熬过了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。

到了20世纪60年代,供销社的煤油成了新念想。煤油比清油便宜,人们就用废墨水瓶做煤油灯——瓶盖子钻几个孔,穿进铁皮卷的灯芯,再塞根棉花捻子,一盏灯就成了。可那会儿,废墨水瓶是稀罕物,只有村学或者有念书娃的家里才找得到。我还记得,煤油是按票供应的,一斤三角九分,生产队里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才四角钱,几乎换不来一斤油。所以家家户户用灯都抠着劲儿,我家的煤油灯,光亮只能照两三米,墙角永远浸在黑影里。祖父的灯更暗,真是“一灯如豆”,他晚上看书,书必须凑到离灯不到10厘米的地方,谁要是敢把灯捻亮些,准会被他训:“那是煤油,不是水!”

那些年的夜晚,总裹着昏黄的灯影。天快冷时,父亲在灯底下编渔网,手指在麻线间穿梭,影子投在墙上,像

只忙碌的大鸟;母亲则缝补我们磨破的衣服,针脚跟着灯光走,偶尔扎了手,轻轻“嘶”一声,又接着缝。夏天小艇捕鱼回来,家家都舍不得点灯,就着月光在院子里吃饭,海风带着凉意,大人们说着力气话,孩子们追着月光跑,倒成了最惬意的渔乡夜话。冬天更简单,天黑前吃完晚饭,便钻进热乎乎的被窝,连灯都懒得点,整个村子静悄悄的,只有海风拍着渔船的声音。

那会儿最“洋气”的灯,得数马灯。玻璃罩子能挡风,夜里在室外亮堂得很,是那会儿的“先进家伙”。20世纪70年代,乡亲们挑灯夜战修整水平田,田埂上一排马灯,把人影拉得老长;渔船上更是离不了它,不管是夜间起网,还是行船时打信号,马灯都是渔船的“眼睛”。那会儿港口没几艘机动船,桅杆上都挂着马灯,夜里望去,一港的灯影晃晃,把海水都染成了暖黄色,那是马灯陪着渔民们闯过风浪的见证。

变化是悄悄来的。20世纪60年代后,镇上通了电,电灯亮起来的那天,乡亲们都跑到街上看,眼里的光比灯泡还亮。只是那会儿靠发电机电,夜里12点就得熄灯,可就算这样,也比煤油灯强上百倍。周边农村的亲戚来串门,眼里满是羡慕。

真正的光明,是20世纪80年代。渔港全面机械化,机轮渔船取代了旧渔船,高压电通进了家家户户,电灯彻底取代了马灯。我记得那年除夕,整个港湾灯火通明,再也不用掐着时间等熄灯。祖父站在院子里,看着满街的灯,手里摩挲着那盏旧马灯,眼眶红红的:“这日子,以前想都不敢想啊。”

如今再看渔港,霓虹闪烁,渔船桅杆上的信号灯换成了电子灯,可那些曾经清油灯、煤油灯、马灯,却没真的走远。它们藏在祖父的老物件里,藏在老人们的话匣子里,藏在渔港一天天的变化里。那些灯影,不仅照亮过祖祖辈辈的日子,更照见了渔港的变迁。